



欧·亨利

外国文学
小丛书

WAIGUOWENXUE XIAOCONGSH



麦琪的礼物
及其它故事

〔美〕欧·亨利著

王仲年译

麦琪的礼物 及其它故事

MAIQIDELIWU
JIQITAGU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The Gift of the Magi
and Other Stories

据 The Complete Works of O. Henry,
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.Inc., New
York, 1937 年版译出。
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麦琪的礼物及其它故事

Maiqi De Liwu Ji Qita Gu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09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86年8月北京第1版

1986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9,150

书号 10019·3995

定价 1.15 元

前 言

提起美国的短篇小说，人们是不会忘记欧·亨利的。他高高的，胖胖的，心地善良，机智诙谐，妙语连珠，风趣横生。他会让你流泪，可更会让你笑，有时还要在笑中撒上点儿辛辣的调料。

有谁不知道他的那些爱情名篇呢？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一头金发，一块金表，就串演了一幕小小的悲喜剧。《爱的牺牲》，一对青年艺术家，一个成了熨衣妇，一个成了锅炉工，可为了爱，却偏要为爱人编织出一篇篇美丽的童话。到了《供应家具的房间》，却从悲中有情，悲喜交集，干脆沉入到一丝凄凉，一片心酸；使人看到，在冰冷的黑夜中，等待着小人物水晶般透明的爱情的究竟是什么命运。欧·亨利有时也会机灵地来上一张快照。翻开《人生的波澜》，看到在干净的山区，在纯朴的山民身上流露出的情爱，我们会禁不住微微一笑的。夫妻俩闹离婚，法官判决已定，女人就要远走他乡，两人要就此永别了。

“女人竭力抑制住感情，怯生生地瞥了兰西一眼。

“‘我想你要赶牛车回家去了。’她说。‘木架上的铁

皮盒子里有面包。我把咸肉搁在锅里了，免得狗偷吃。

今晚别忘了给钟上弦。’”

几句似象不象、含情微露的告别话竟力拨千斤，死挣面子犟如牛的丈夫立刻顺水推舟；这时我们才发现，他的冷酷无情原来是假的。你来我往的几番对话之后，

“那个山民的面容绝不留露任何情感，可是他伸出一只大手抓住了阿里艾拉的褐色的小手。她的灵魂在冷淡的脸庞上透露了一下，顿时使它闪出了光辉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们也会心地笑了。可是，调皮的欧·亨利不甘就此罢手，临了还给那个愚蠢、贪婪的法官捎上了一笔，把他同那只高视阔步的花斑母鸡排列在了一起。

歌颂友谊的篇章，往往更感人肺腑。读读《刎颈之交》，你会感到，情敌和朋友两相兼顾是一件多么滑稽而吃力不讨好的事；可是在失笑之中，你又不不能不佩服那种西部人的友情。看看《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》和《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》，你可能会想起中国的古典小说，其中描写了那么多侠肠义骨、肝胆相照的江湖好汉；而欧·亨利笔下的牧牛仔，也许就是这些人物在美国的现代版吧。至于《最后的常春藤叶》和《两位感恩节的绅士》，更是讴歌友谊的名篇，想必诸位早已经听说过了。

欧·亨利的更大的力量，是在于他那幽默的天性和讽刺的笔法。有的人的讽刺叫对手一刀见血，恨死不能；欧·亨利的讽刺却叫人哭笑不得。他讽刺谋财害命、见利忘义的大人物（《我们选择的道路》），抗议社会处处为难小人物（《警察和赞美诗》），堂堂的领事不如杀人凶犯（《双料骗子》），美妙的故事成了信口雌黄的推销员的赢利广告（《“醉翁之意”》）。欧·亨利还要警世救人，教人不要为了虚名浮利就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。忙碌的经纪人成了赚钱机器，在情感方面糊糊涂涂，大天白日之下竟向自己新婚的妻子再度求婚；可婚礼明明是在头天晚上刚刚举行。还是新娘心好，含泪的一笑才把事情了结。下层社会的漂亮姑娘图慕虚荣，在富翁阔少前装富卖阔，最终事机泄露，为人所轻，使人不由地为她要长叹一声，愿再别有姑娘走她的路。

欧·亨利的的生活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出生于普通医生家庭，当过学徒，放过牛，做过小职员。也曾被判刑入狱，饱尝铁窗之苦。后来却自学成才，成了在美国和世界上名重一时的小说家。也许正因为出身下层社会，命运坎坷，生活于“芸芸众生”之中，他才能保持有一颗纯真的心，能笑，能哭，敢讽，善骂，写出了洋溢着温暖的人情味儿的小说。

关于他在艺术技巧方面的成就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历史上已有定评。有心的读者在读这精选出

的十七篇小说之后,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。

开卷有益,还是让我们读吧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

目 次

前言	1
----------	---

麦琪的礼物	1
-------------	---

爱的牺牲	10
------------	----

警察和赞美诗	20
--------------	----

没有完的故事	30
--------------	----

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	41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供应家具的房间	47
---------------	----

(以上选自《四百万》)

刎颈之交	58
------------	----

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	70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以上选自《西部的心》)

两位感恩节的绅士	92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最后的常春藤叶	10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以上选自《剪亮的灯盏》)

催眠术家杰夫·彼得斯	11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以上选自《善良的骗子》)

汽车等待的时候122

(以上选自《城市的声音》)

“醉翁之意”130

双料骗子152

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169

(以上选自《命运之路》)

人生的波澜188

我们选择的道路197

(以上选自《陀螺》)

麦琪的礼物

一块八毛七分钱。全在这儿了。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。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、两个向杂货铺、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；人家虽然没有明说，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，当时脸都臊红了。德拉数了三遍。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，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。

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，显然没有别的办法。德拉就那样做了。这使得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，认为人生是由啜泣、抽噎和微笑组成的，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。

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，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。一套连家具的公寓，房租每星期八块钱。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，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。

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，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；还有一个电钮，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敲响。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，上面印有“詹姆斯·迪林

汉·扬先生”几个字。

“迪林汉”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在每星期挣三十块钱得法的时候，一时高兴，加在姓名之间的。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，“迪林汉”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了，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，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“迪”字为好。但每逢詹姆斯·迪林汉·扬先生回家上楼，走进房间的时候，詹姆斯·迪林汉·扬太太——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——总是管他叫做“吉姆”，总是热烈地拥抱他。那当然是很好的。

德拉哭了之后，在脸颊上扑了些粉。她站在窗子跟前，呆呆地瞅着外面灰濛濛的后院里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。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。好几个月来，她省吃俭用，能攒起来的都攒了，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。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。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。总是这样的。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。她的吉姆。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，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。要买一件精致、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——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，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。

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。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。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，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，也许可以对自己

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。德拉全凭身材苗条，才精通了那种技艺。

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，站到壁镜面前。她的眼睛晶莹明亮，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。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，让它披落下来。

且说，詹姆斯·迪林汉·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，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，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。如果示巴女王^①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，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。如果所罗门王^②当了看门人，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，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。

这当儿，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，象一股褐色的小瀑布，奔泻闪亮。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，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。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。她踌躇了一会儿，静静地站着，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。

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，戴上褐色的旧帽子。她

① 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，即今之也门。《圣经·旧约·列王记上》载示巴女王带了许多香料、宝石和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，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的智慧。

② 所罗门王为公元前约九七三——九三三年的以色列国王，以聪明豪富著称。

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，裙子一摆，就飘然走出房门，下楼跑到街上。

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，招牌上面写着：“莎弗朗妮夫人——经营各种头发用品”。德拉跑上一段楼梯，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。那位夫人身躯肥大，肤色白得过分，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同“莎弗朗妮”^①这个名字不大相称。

“你要买我的头发吗？”德拉问道。

“我买头发。”夫人说。“脱掉帽子，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。”

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。

“二十块钱。”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。

“赶快把钱给我。”德拉说。

噢，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地飞掠过去。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。总之，德拉正为了给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。

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。它准是专为吉姆，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。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，各家都没有象这样的东西。那是一条白金表链，式样简单朴素，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，不凭什么装璜

① 莎弗朗妮为意大利诗人塔索(1544—1595)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中的人物，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，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。

来炫耀——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。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。它简直象他的为人。文静而有价值——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。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，她剩下八毛七分钱，匆匆赶回家去。吉姆有了那条链子，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。那只表虽然华贵，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，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上一眼。

德拉回家以后，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。她拿出卷发铁钳，点着煤气，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。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，亲爱的朋友们——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。

不出四十分钟，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髻，变得活象一个逃课的小学生。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。

“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，”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他会说我象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——唉！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，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到了七点钟，咖啡已经煮好，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，随时可以煎肉排。

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。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

手里，在他进来时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了下来。接着，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。她脸色白了一忽儿。她有一个习惯，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，现在她悄声说：“求求上帝，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。”

门打开了，吉姆走进来，随手把门关上。他很瘦削，非常严肃。可怜的人儿，他只有二十二岁——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！他需要一件新大衣，手套也没有。

吉姆在门内站住，象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地纹丝不动。他的眼睛盯着德拉，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，这使她大为惊慌。那既不是愤怒，也不是惊讶，又不是不满，更不是嫌恶，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。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。

德拉一扭腰，从桌上跳下来，走近他身边。

“吉姆，亲爱的，”她喊道，“别那样盯着我。我把头发剪掉卖了，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，我过不了圣诞节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——你不会在意吧，是不是？我非这么做不可。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。说句‘恭贺圣诞’吧！吉姆，让我们快快乐乐的。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——多么美丽的好东西，你怎么也猜不到的。”

“你把头发剪掉了么？”吉姆吃力地问道，仿佛他

绞尽脑汁之后，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。

“不但剪了，而且卖了。”德拉说。“不管怎样，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？虽然没了头发，我还是我，不是吗？”

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。

“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？”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。

“你不用找啦。”德拉说。“我告诉你，已经卖了——卖了，没有了。今天是圣诞前夜，亲爱的。好好地对待我，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。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，”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，“但我对你的情爱谁也数不清。我把肉排煎上好吗，吉姆？”

吉姆好象从恍惚中突然醒了过来。他把德拉搂在怀里。我们不要冒昧，还是先花上十秒钟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。每星期八块钱，或是每年一百万元——那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智者可能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。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^①，但其中没有那件东西。对这句晦涩的话，下文将有所说明。

① “麦琪”的英文原文也指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。一说是东方的三王；梅尔基奥尔（光明之王）赠送黄金表示尊贵，加斯帕（洁白者）赠送乳香象征神圣，巴尔撒泽赠送没药预示基督后来遭受迫害而死。

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，把它扔在桌上。

“别对我有什么误会，德尔。”他说，“不管是剪发、修脸，还是洗头，我对我姑娘的爱情是决不会减低的。但是只消打开那包东西，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刚才你使我楞住了。”

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索和包皮纸。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；紧接着，哎呀！突然转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，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用尽办法来安慰她。

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——全套的发梳，两鬓用的，后面用的，应有尽有；那原是在百老汇路上的一个橱窗里，为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。纯玳瑁做的，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——来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，颜色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。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贵重的，心向神往了好久，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。现在这居然为她所有了，可是本可以用来使这令人向往已久的装饰品生色的头发却没有有了。

但她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里不放，过了好久，她才能抬起迷濛的泪眼，含笑对吉姆说：“我的头发长得很快，吉姆！”

接着，德拉象一只给火烫着的小猫似地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喔！喔！”